

蕭旭 | “伎倆”再探源

中古語詞“伎倆”，又寫作“伎兩”、“伎量”、“技兩”、“技倆”、“技擷”、“技量”。張小豔考其語源，她的主要觀點是：

“伎倆”本當作“技量”或“伎量”，是一個偏正複詞，指技能、本領，形容人在技藝方面有一定的“量”，其構詞表意與“智量”、“器量”、“局量”、“識量”、“氣量”、“意量”等相同。“技”為本字，“伎”為借字。《說文》：“技，巧也。”其字作“伎”在唐五代時期已極通行。

疑“兩/倆”當為“量”的音借字，“伎兩”或“伎倆”皆當作“伎量”，亦即“技量”。詞義上，“量”可指容量、限度。“技量”、“伎量”本當讀 jìliàng，因借“兩”作“量”後，人們按借字的讀音念，遂改讀為 jìliǎng [1]。

張君說“技”為本字，這是正確的。《說文》：“巧，技也。”二字互相為訓。張說“技”借為“伎”在唐五代時期已極通行，其實在秦漢文獻中，已多借“伎”為“技”（例證極多，無煩舉證），不是唐五代才產生。張君其他說法，余則有疑焉。

我的看法是：S. 2071《切韻箋注》：“倆，良獎反，伎倆。”《集韻》：“倆，里養切，伎倆，巧也。” [2] “量”仍當讀 liǎng（里養切）。“兩（倆）”與“量”皆“良”借字（無煩舉證）。“良”、“能”一聲之轉。“伎倆”是“技（伎）能”轉語，並列複合詞。

《說文》：“良，善也。”《論衡·別通》：“醫能治一病謂之巧，能治百病謂之良。”良亦巧善也。《呂氏春秋·簡選》：“晉文公造五兩之士五乘，銳卒千人，先以接敵。”高誘注：“兩，技也，五技之人。”兩讀為良，善也，能也。“五兩”謂五種技能也。范耕研謂“兩”即今“技倆” [3]。馮振亦謂“兩”即今“伎倆”，“伎”與“技”通，謂多能多藝也 [4]。譚戒甫謂“伎能”音轉為“伎兩（倆）”，引《集韻》“伎倆，巧也” [5]。金其源亦引《集韻》，謂“五兩即五技，亦即五兵” [6]。孟蓬生曰：“《左傳·昭公十八年》：‘吾身泯焉，弗良及也。’孔穎達疏引服虔云：‘弗良及者，量力而動不敢越限也，不能及也。良，能

也。’《春秋繁露·精華》：‘功未良成而志已滿矣。’……‘良’訓‘能’，實即‘能’字之借。‘良’之於‘能’，猶‘童’之於‘能’也。”[7]

“技能”見《管子·形勢解》、《國蓄》及《韓子·功名》、《淮南子·兵略篇》，“伎能”見《淮南子·道應篇》、《主術篇》、《繆稱篇》，《史記》“伎能”凡五見；《治要》卷40引《韓子》“技能”作“伎能”，《御覽》卷360引《淮南子·繆稱》“伎能”作“技能”。“技（伎）能”在中古漢語聲轉作“伎倆”耳。

[1] 張小豔《“伎倆”探源》，《歷史語言學研究》第12輯，商務印書館2018年版，第65—71頁；又發佈於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，2019年10月11日。

[2] 其釋文，潭州宋刻本、南宋初明州刻本、金州軍刻本、明州述古堂影宋鈔本作“伎倆，功也”，曹氏棟亭本、錢恂藏揚州使院本、顧廣圻補刻本作“伐倆，功也”。“伐”是“伎”形誤，“功”是“巧”形誤。

[3] 范耕研《呂氏春秋補注》、《補遺》、《附錄》，《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第六年刊》，1933年版，第59頁。

[4] 馮振《呂氏春秋高注訂補（續）》，《學術世界》第1卷第8期，1935年版，第34頁。

[5] 譚戒甫《校呂遺誼》國立武漢大學《文哲季刊》第3卷第1期，1933年版，第196頁。

[6] 金其源《讀書管見·呂氏春秋》，（上海）商務印書館1957年初版，第367頁。范、譚、金三說，陳奇猷《呂氏春秋新校釋》有徵引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，第451—452頁。王利器《呂氏春秋注疏》亦有徵引，巴蜀書社2002年版，第812—813頁。但陳、王二氏漏引馮振說。

[7] 孟蓬生《“童”字音釋》，收入《歷史語言學研究》第7輯，商務印書館2014年版，第211頁。

作者簡介：

蕭旭（1965--），江蘇靖江市人。南京師範大學客座研究員，常州大學兼職教授。中國訓詁學會會員，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會員，江蘇省語言學會理事。

無學歷，無職稱，無師承。主要從事古文獻學與訓詁學研究。曾任《嘉定王鳴盛全集》編委（中華書局2010年版）、《史記（修訂本）》終審專家（中華書局2013年版）、《吳越春秋輯校彙考》外審專家（中華書局2019年版）。出版學術專著《群書校補》等8種，都600萬字。在海內外學術期刊發表學術論文120篇，都200萬字。